

論

語

後

案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子罕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从网隸變
从四俗从四

罕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

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罕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

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罕說文罕訓網漢書注罕訓罕者本義也經傳中罕訓少

者借字也罕言之罕借爲軒豁之軒占經罕軒二字通用左

氏春秋經昭公元年鄭罕虎定公十五年鄭罕達公羊經作

軒軒有顯豁之義亦曰軒豁經史中凡言軒姪軒昂軒泉軒

義與軒豁之義一也樂記致右憲左注讀憲爲軒內則皆有

軒注讀軒爲憲禮中庸憲憲令德詩本作顯此又軒憲顯音

義皆通之。懲則軒言者表顯言之也。利必表顯言之。書義中之利。聖人有勸言。易有利。見利涉利。往利物和義之謂利。而無害萬事之所宜也。故勸言之勸。則使人樂爲善。義外之利。聖人有箴言。聖中有放利多怨。小人喻利之成。利彼則害此。非易所謂義之和也。故箴言之箴。則使人惡夫貪大害言。悖入悖出。又言以義爲利。孟子言。何必曰利。又言。未有仁義而遺後君親。疑似之宜辨如此。命必表顯言之者。命有不轉移。有宜轉移。有終不可轉移。而必盡轉移之心。學者未明夫疑似之故。由於言命之岐也。言命者。如王仲任論衡所謂。雖云有命。當須索之。朱子所謂。庸人以智力不能挽。始委於命。如此。言命必與道乖。夫子造禮。還義曰。有命。貨殖。所爲不受命。則以智力轉移之者。非顯受之正。而必準以禮義之可得。不可得者。謂之命。禮義之性。窮通之數。皆命於天。天之命。以通者。循其禮義而行。或使之必不命之去。禮義以未通。天之命。以窮者。循其禮義而止。或尼之。尤不可去。禮義以逆。天言。敬而準。諸禮義。乃非索之茫茫也。言命者。以天人闊遠。不能福善。禍淫。如此。言命。又與道乖。夫子於易言。吉凶。時言。降福。書盤庚言。新命。續命。召誥言。用德。所命。甫刑言。惟克。天德。自作。

元命皆喪錄其善以示人孟子言禍福自己求之言亦嚴肅
成桎梏之非正命韓詩外傳三引伊尹之言曰見妖而爲善
卽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董子言人之所爲其美
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其善皆同聖人爲萬物
之靈能盡其性者實有轉移造化之驗言惡義而欲可推也
言命者申天道自然之說遭事之不可轉移遂付諸漠不相
問之數如此言命又與道乖夫子言盡性至命可於伯夷比
干之沃瘠不貳屢得道之其生平知道不行而周流終老與
帝舜耕田呼天必求親之底懷殆無以異晚復則訂贊修以
維世教則遭人倫之變者卽命終不可轉移而惓惓不已之
心必實諸己以盡其道孟子所謂有性焉不謂命也不知命
無以爲君子不表顯言之正慮總人之爲君子疑似之宜辨
如此仁必表顯言之者仁之功用在志人而必言克己所以
立仁之本也仁道雖遠欲之可至而爲仁戒以日月至所以
明仁之難純也窮仁之量堯舜有所病而盡仁之方又不必
博施濟眾也從并教人任俠之士可殺身成仁又爲志士仁
人也此疑似之介所宜表顯言之者也論語一節言仁者五
十八章一百有五字長夫子表顯仁道之言矣自史記外或

世家引罕言命孟子列傳引罕言利解罕爲希何晏因之然以利爲希言於是義利之辨不用迂腐者窮成敗利鈍之計爲人欲狂妄者附倡王霸互用之論矣以命爲希言於是理數判爲二儒者以性命爲不傳之秘又有命不足道之說且有以術數言命與類心移命之說矣以仁爲希言於是問者謂夫子告諸弟子以爲仁而本體未嘗言示其本體須總括諸書之言仁蹟之數年而悟而說仁者遂元之又元朱子答呂伯恭書云俾學者枉費精神胡亂揣摩雖有志於來仁而無以用其力於不可議之物可慨也或曰謂罕爲希先解有非之者歟曰集解不錄孔包鄭君諸說則何氏以前諸說未必盡詞何氏今雖於微心獨存何解罕希之問學者盡所攷正然疑此者固有之矣筆解云孔子罕言此三者之人非謂罕言此三者之道史氏學庸估畢謂子所罕言者利而許言仁並言之孔子固不罕言命罕言仁矣武虛谷从皇疏云與者言語許與人也以子罕言下三事凡此諸說皆善啓人疑而愈在求實是者歟然以諸說攷之不如謂罕爲軒之明懷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大哉句孔子博學句

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也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得博學無所成名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漢書蓋仲舒傳曰臣聞良玉不瑑賢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注孟康曰人項橐也式三案戰國策秦策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孔子師此雖甘羅夸說而史記世家引此經云達巷黨人童子史以黨人爲童子則孟康指項橐國有所本集注云其人姓名不傳此闕疑之意慎之也

子問之顏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

吾執御者欲名大藝之卑也

執御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矣吾欲使

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

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僂。長目之也，達於世。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就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

冕，孔子曰冕，紉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

紉，麻也。紉，布冠也。

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卽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曰麻冕禮也。近解申孔注以麻冕爲始冠之緇布冠，非也。古經注不屬全經，此節孔注當大書麻冕二字，注云：冕，緇布也。後儒不解增冠字，耳增冠字則不可解。云麻冕冕，緇布也。義自通矣。冕板之覆，緇布者，謂之延字，亦作緇。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襄延，緇鄭君注延冕之覆在上者，賈疏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云：凡冕以版上元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纁繩貫五采玉，取于延，券後謂之遠延。左氏桓公二年

傳術統法經孔述以朱爲幹以元布衣上謂之經除舊尚
書皆用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
布以爲冕即是經也據孔買用疏弱惟冕有經而云麻者指
經而言孔云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者布八十縷爲升見禮
鄭君注江慎修曰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
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縷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
十八縷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意朝服十五升冠當倍于衣不
知冠升倍衣惟喪服斬服三升冠六升則然百禮無冠倍于
衣之例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

今也純儉吾從眾

純 純曰純絲也

儉 易成故從儉

純 純絲也儉謂省約縷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

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謹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純 經文引論語此文與孔注同此純之本義也鄭君注云
純黑緜也後儒謂鄭君於此讀純爲縷字古縷紉二字並行

繼布之縞本字不誤材字多誤爲純鄭君意以今之紉字俗
爲純目說本祭統以其純服正幾式三謂此章以純與麻
對係美可知鄭君謂爲黑縞者言孫百義
色非必讀爲縞也知黑者冕之延用元也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義也雖遠祇言從下

禮記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
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也今從下禮之恭也

禮記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嘗於義則
不可

從也

禮記拜下之禮見於觀禮燕禮大射儀公會大夫禮聘禮諸
篇爲詳凌次仲曰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吳恩之
君亦如之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凌氏說
是也以觀禮言之觀之時入門言再拜稽首享之時中庭奠
幣再拜稽首升致命王撫玉亦降階再拜稽首肉袒請罪之
時入門右再拜稽首凡經曰降階曰中庭曰門右皆拜下也

其賜舍之時再拜稽首。不言其拜所是於舍門外也。禮有使人致禮而下拜者。郊勞時受玉則降拜。還璧則降拜。此未見君而拜下如齊桓受胙之例也。其以客禮待之者入覲之時取圭升致命降階拜。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肉袒請罪後入門左。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車服之時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此皆先拜下君使人辭之復拜於堂上也。以燕禮大射儀言之。燕禮主人獻公之時主人自酢於公之時獻畢二人媵爵於公之時皆下階下北面再拜稽首立。司正安賓之時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大射儀同。皆拜下也。其以客禮待之者燕禮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之時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賓媵觚于公之時公爲士舉旅行酬之時降洗升酌媵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大射儀同。此皆先拜下君使人辭之復拜堂上也。燕禮公舉媵爵爲賓舉旅行酬之時公立卒解實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實進受虛爵降奠後升酌媵解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賓媵觚于公之時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三者皆不言成拜。大射儀同。據鄭君注爲拜故下下時實未拜下不輒拜禮。

殺也大射儀數獲設飲不睡者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此亦禮殺下不輒拜不言成拜也又燕禮大射賓腰鴈于公大射飲公凡卒饗皆于階上再拜稽首者蓋券酌飲之時已降階拜因君辭而升堂甫拜故卒酌不復再降亦殺其禮也行喪算餽之時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階下奠載再拜稽首疏亦云禮殺故也至燕禮大射將終之時公命撤幕以盡酒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此則君雖辭之亦不復升拜鄭君曰明雖醉正臣禮也以公會大夫禮言之納賓之時賓入門左再拜稽首備賓之後賓入門左再拜稽首其拜賜於朝拜會與備幣皆再拜稽首注朝謂大門外此皆異國之臣行拜下之正禮也其有降拜然後升成拜者拜至之時賓升公當楣再拜賓降西階東荅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與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是也有降而未拜君親辭之即升拜者賓祭正饌賓祭加饌公以束帛備賓皆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此不言成拜下未拜也客禮也以聘禮言之賓觀先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上介觀及士介觀亦皆

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介送幣于中庭再拜稽首禮畢送賓及大門內主國之君勞實介實介皆再拜稽首皆下拜之正禮也其使卿郊勞受于舍門內勞者入致命實再拜稽首其卿致館實迎于門再拜卿致命實再拜稽首此實未見主國之君重君命再拜稽首也其禮實之時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私覲之時實投幣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實階上再拜稽首此降階未拜異國之君覲辭之即升拜也容禮也

子絕四

絕無
之盡者

朱子文集 荅吳晦叔書曰絕四有兩說一說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即無字古書通用一說孔子禁絕學者毋得有此四者然不若前說之明白平易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毋以道爲度故不任意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也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也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惟道是從故

不有其身也
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毋釋文意於力反性陸氏以德度謂意也段懋堂曰意之訓爲測度爲記測測度者如論語毋意毋必不意不信信則屢中其字俗作億訓記者如今云記憶是也其字俗作憶式三謂意者擬度之而未定也史記梁孝王世家天子意梁王意卽擬度之辭也必者決斷之也事猶未定而存必然之見也近儒說毋必者云天下有必然之理不可有必然之心式

三謂既有必然之理當有必然之心惟事猶未定此理猶未
分明故曰毋必也毋固者朱子或問所謂過而不西者所疑
滯也據語錄朱子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凡事得則喜喜不
能化不得則愠愠亦不能化以此知固時久也喪我者或問
所謂大同于物不私一身也無我之義所咳甚大凡人之行
事舍己從人取諸人以爲善是爲無我事之既效不私功德
于一己亦無我也韓氏讀香錄曰凡自有者皆足以爲私累
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毫之私累真與太虛同體也

子畏於匡

畏本作果上从鬼頭下从虎爪會意字匡
中从圭非从王以俗書相沿已久不能改

包曰匡人隸圉夫子以爲陽虎陽虎嘗暴于匡夫子弟
子頗尅時又與虎俱往後尅爲夫子御至匡匡人相與共讎
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

似故匡人以兵圍之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
虎曾暴于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畏威也尼也謂威尼之也古畏威尼同音禮言威而不
弔者三畏厭溺謂威尼不能全而輕於也曹大家東征賦云

入匡郭而追遠兮念夫子之尼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困長
乎聖人是畏者威尼之也匡人威尼夫子故曰子畏于匡匡
鄭衛間邑陽虎嘗暴于匡當是定公六年侵鄭取匡公叔文
子所謂天將參陽虎之罪以斃之也然匡人之圖縛因類尅
之故非必爲貌似貌似之說或謂匡人解圍謝舉之飾辭未
可知也顧氏春秋大事表曰僖公十五年諸侯盟於牡邱遂
次於匡杜注匡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文公八年晉侯使解揚
歸匡威之田于衛杜注匡本衛邑中屬鄭孔連伐不能克今
晉合鄭歸衛論語子畏於匡卽北史記孔子自匡至蒲括地
志蒲城在匡城縣北十五里今在道縣大名府長垣縣境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茲从艸从彡當依說
文段注餘字書多謬

○

孔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

沒其文見在此北自謂其身也

○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

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

文典籍之文也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三道所以載道者

文夫子云述而不作述斯文卽述斯道也先王之遺傳于亂

世者祇是偏述而全者在文夫子得之也自程門分文與道爲二注因以不言道爲謙詞然經意是自任不是自謙之時朱子答陳安卿書言之矣朱子藏書閣記曰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攸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取之萬世則是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不能以自傳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釋 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每謂後死者言天將喪斯文也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馬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則我當傳之

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己也

釋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後死者謂後己而死者言天死己于匡人是天將喪斯文矣後己而死者何由知斯文乎以是知天意之決不然而匡人之不能善己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曰大宰大夫官名也或吳或宋未可分也何其多能疑孔子多能於小藝也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詞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春秋列國有大宰左氏隱公十一年傳羽父求大宰魯也桓公二年傳督為大宰成公十五年傳向帶為大宰宋也成公十年傳大宰子商十六年傳大宰伯州犂昭公元年傳遠啓疆為大宰二十一年傳大宰如楚也昭公元年傳趙孟曰武請於冢宰襄公十一年傳使良霄大宰石葵如楚皆將服于晉鄭也定公四年傳伯州犂之孫駘為吳大宰以謀楚吳也據釋文鄭君以為吳大宰者哀公七年季康子使子貢辭之召十二年夏公使子貢辭蘇之尋盟秋子服曼伯請

子貢脫衛侯又史記子貢嘗南遊吳又說苑卷說篇有子貢見大宰詬詬問孔子之語故先爾冬從鄆君注以大宰屬吳也然列子仲尼肩有商大宰問孔子之文韓非說林又有孔子見商大宰事故孔注云或吳或宋閻百詩壞檀弓陳大宰詬使子師謂此經當是陳大宰式三稱檀弓此文傳寫錯謬見洪氏隨筆大宰詬固吳之官也大宰之問注疏家謂聖人宜務大忽小大宰疑其多能于小藝此說與下節知我之文屬合皇疏引樂疏說云大宰見多能而疑爲明集注同樂是以前才濫精至謂之聖也洪範吉五事聖與肅又哲謀並列言庶徵則聖與蒙對及方作聖與作狂對秦誓人之彥聖謂禮大德知仁聖義忠和以教萬民皆並列諸文中詩曰母氏聖善又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又曰或聖或否春秋傳解入禮曰齊聖廣淵又稱臧武仲爲聖鄉飲酒義曰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此類皆是也聖之名自夫子贊易以暨論語之文別加推闡後儒始知聖義獨大孟子亦尊言聖然以伯夷爲隘而曰聖之清以柳下惠爲不恭而曰聖之和此以偏造其極者爲聖後世有草聖書聖茶聖木聖凡曲藝中亦有聖名此以一藝造極稱之爲聖也詳見王氏學林洪

氏容齋三筆王氏尙書後集段氏文集與說文注然則注家前大宰以多能爲聖於義亦通特未得盡夫子之聖耳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爾雅 孔曰言天固縱之

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爾雅 從聖聲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謂聖聖不遜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爾雅 孔訓將爲大以固天縱之將聖耳句集注訓將爲殆先儒謂當讀固天縱之爲句將聖又多能也爲句自古聖人得天取厚生是使獨其精純神化固不易及卽一事一物創建以貽後世皆非凡人意計所及者天爲之也夫子之多能與眾迥異固天縱使然矣大宰之間以多能爲聖歟抑謂聖之不必多能歟端木氏荅之以聖又多能皆由天縱不待較辨大宰而多能與聖之外與合儔然分用此爲聖門言語之選

子聞之曰大宰和我子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說不

矣也

子曰我少小貧賤嘗自執事故矣

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常多能也

謂言由少賤故多能之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
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鄙事四字連讀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子曰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使藝

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遇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
時子牢因言曾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陳氏古訓曰王肅家語叙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
者不知為誰多疑為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華優一名牢字

子開亦字張衡人也肅云談者即指鄭氏夫論語記弟子
不遠稱名漢白水經手張琴字判爲二人者臆說不足信

子曰吾有知子無知也者曰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

端而竭焉

學文空空然
本作控控

知者知意之知也言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孔子曰
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
之竭盡所知
不爲有盡也

孔子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于至愚不敢不盡可
由發動也兩端猶言用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人以為高遠而不
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
則引而自高不如是則道不立都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
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
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各矣是之謂仁知兩端
竭盡無餘盡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事則非聖人之

言哉

問空空如自言心之虛也。承人之問不以己見先爲主苟
子云不以所已藏密所將受謂之虛也。叩反詰之也。兩端所
問之兩端也。逸問書云疑意以兩是也。李安溪曰凡人亦有
兩端故疑而問叩者推究以發其所疑之兩端也。焦里堂曰
鄙夫來問必有所疑惟有兩端斯有疑也。故先叩發其兩端
謂先還問其所疑而後卽其所疑之兩端而窮達其意使知
所向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釋孔子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喪

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圖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

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氏曰鳳至圖由文明

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

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據漢書董子引此經而申之曰自慈可致此物而身卑
能致也徐楚金說文繫傳瑞字下以慶星瑞氣非佳瑞歐陽
五代史以王建據蜀龜龍鳳麟騶虞畢出于其蜀故其世家
論亦以鳳凰之至或出於庸君穆政之時不足為瑞二說不
信符瑞矯枉過正式三謂鳳為神鳥見于經傳者甚顯史書
記亂世之有鳳俗亂世之生聖賢而此經所言自指國興之
祥語不相害也河圖孔以為八卦者易繫辭傳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後儒以圖書並言符瑞本此也漢書五行志載
劉歆之言曰虞羲氏造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
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劉歆以圖為八卦與
孔同李鼎祚集解引鄭君注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曰六
篇則不止九疇曰九篇自不止八卦意八卦九疇圖書之本
文九篇六篇圖書之說義即書傳所載古帝王如黃帝堯舜
禹湯皆受河圖據墨子非攻篇周文王時河出籙圖沈約宋
書符瑞志周公攝政青龍銜元甲之圖則周家世受河圖不
止虛損畫卦之詞後世圖書之論縱說既多而瑞
之者如歐陽永叔以圖書之疑并繫辭傳不信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卑髻者見之雖少必作避之必趨

七經攷文

曰一本齊作齋按齋正字齊

齊借字宋石經繼作趨俗字

趨疾行也此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也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

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焉那本作

然前當作辨說文割齊斷也俗以前代壽遂造勇字

喟歎聲彌高彌堅言不可窮益

也在前在後言恍惚不可爲形象也

不可爲象此顏淵欲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欲之也

隨仰之彌高者凡入聲崇岡峻嶺必賴有指導所由者爲之先使之亦步亦趨相引于無盡否則或循麓而行或半途而返徒切仰止之慕也鑽之彌堅者凡物必得其理解之處而後入之易深莊子言庖丁解牛批郢導窾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否則嘗爨而歲更刃嘗軋而月更刀入道之未易鑽是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瞻之句在前忽焉在後句凡事必有一中節則冠而後則不及苟非學力之至或參以疑似之心而適成其游移之見也仰之而無以踰道之極鑽之而無以入道之深鑽之而無以定道之方顏子姓言學聖之難如此明善誘之所以善也李安溪謂顏子言此如周公之不合仰思夫子之發憤忘食亦是一義或以此爲照論聖人之道則本文仰鑽鑽非學者仰之鑽之鑽之而何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之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循循後進也卓卓也三國志步騭傳俱引作恂恂也

也字

循循 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以此道勸進人有次序也
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
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
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循循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友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
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
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爲聖人取切當處聖人
教人惟此二事而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
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
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昧者
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揚
氏曰自可欲之謂善无而至于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
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閒也。程子曰此顏子
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喪上事而喟然歎
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于聖
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
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
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會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

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不怠所從必宗至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如有所立卓爾近僑因注云所見益親遂期借卓為卓卓爾者灼見之詞依古注所立卓爾四字連讀俗言卓然獨立也如者轉語調而也若也卓爾高貌鄭君注以為絕望之詞言我既竭力于博約矣若聖道之卓然獨立者為欲從末由也皇那二疏畧同于文為順且書中凡言卓犖卓深皆甚殊絕之稱揚子法言學行篇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釋揚氏本義亦以卓爾為殊絕之解注引程子曰直是峻絕此本古注也欲從末由注引揚說云未達一闕本于揚子法言獨神篇其以未達在大而化之者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程子曰顏子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是揚說所本式三謂欲從末由即在博文約禮之中耳文可博而精之為雖夫子之刪訂費修游夏不盡喻其意德行科之大賢未必如文學科之有博長是以歎夫子之文不可及也禮可約而化之為難顏子從事于履踐言動蓋勉之非化之也觀鄉黨

記聖德不越禮也。一曰。屬我安。二曰。時。三曰。氣。四曰。性。至命者在此。所期。神。知。化。者。在。此。吾。夫。子。之。行。禮。可。及。已。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病包曰疾甚曰病鄒三孔子嘗爲

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

病大夫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
當其禮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燕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子

病包曰病少差曰間久矣行

詐言子路有正心非性今日也

病病則少差也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肖
苟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吾誰欺欺天而已人而
欺天莫大之罪引以
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使門人爲臣欲使門人治棺制服依君臣禮也。既斷於之服心喪三年君臣之服斬衰三年此所以使爲臣也。其情也。禮喪服斬衰章既言請爲天子又言君臣禮喪服家相邑宰之於大夫及諸侯大夫之衆臣皆斬衰三年。又曰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經明諸臣之喪三年同其帶屨異也。公士公之士非卿也。大夫之衆臣非家相邑宰也。既非貴臣帶屨言其故特明之也。然此經言臣禮者皆才地而得君也。傳曰君相有地者也。傳曰大夫之衆臣也者皆不得用君臣禮也。夫子爲魯大夫門人嘗爲之臣夫子自言無臣者非有地得君之例而使有臣是無臣而爲有臣也。賦天賦。逆天之命也。

且予與其歿於亞之手也燕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

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葬从歿从葬

劉德曰喪備棺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使我有臣而託其手我當以於弟子之手乎。孔子之言曰。吾欲大葬也。馬曰。就使我

不得以君臣之禮拜有二三

子在我常當要棄于道路乎

匪無甯甯也大舜謂君臣禮葬於于道路謂棄而不葬又
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曰魯子將欲起而易簣曰吾得
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尋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
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
夫子演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賊則用
何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
也其子路
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執文具郵設注曰漢石經論語求善賈而
賈賈今作沽者假借字也引申之凡賈者

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
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禡韻古無是也

匱馬曰韞藏也匱匱也謂藏諸匱中也沽賣也得善賈甯
肯賣之那也曰沽之哉不街賣之辭也我居而待買者也

韜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買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士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在。

道以從人，術玉而未售也。

韜，馬注韜，刺蔽。鄭君注韜，裹也。謂包裹納匱也。詩小宛孔疏引舒環曰：包裹曰蘊。蘊與韜同。既韜且匱，猶弓之有韜劍之有衣，皆在匱之內也。求擇也。非術賣之謂也。姚秋慶釋：端木氏安得有貶道干時之請，以夫子之不仕，迹疑于藏，故以爲諷耳。夫子言沽之言，待買自爲問答之辭，不術賣亦非恥藏也。

子欲居九夷

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羅泌國名，記引逸語云：子欲居九夷，從風嬉言風遇亂則偕居九夷。小徐說文繫傳鳳字下亦有此說。說文羊部。

范字下云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異種也西南獒人僬僬从人莖任坤地頗有順理之性性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處之國孔子避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訃說東夷之風俗如此漢書地理志曰東夷天性柔順異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桴于海欲居九夷又後漢書東夷傳曰仁而好生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有君子不處之國有九種曰吠夷干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諸說皆與許說符劉原父云九夷在徐州莒魯之間呂伯恭又引史記惠王用張儀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郢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附許鄢陵危懼孔子嘗至陳蔡去九夸不遠此別一說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馬

子曰君子所居則化

君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樂廣孔子來還乃正之故曰雅頌各得其所

樂亦頌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盡互攷証以知其說晚知

道終不行故

歸而正之
雅頌得所即是樂正鄭君注如此前上全氏曰正樂之
條目多有正其得者如宮懸不應用于諸侯曲懸不應請于
大夫舞八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
聲淫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翁純獻釋之條理是
也有正其聲而黜之者如鄭肅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
聲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右憲左是也有正其器者
如吹籥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
之樂據國語伶州鳩說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爲據是也而取
大者在雅頌之得所全氏以正詩乃正樂中之一事也全氏
又博引經傳以証雅頌之失所近時文人采摭者不可不
辨全氏所據者一則以大戴禮舉雅詩二十六篇言鶴鳴四
詩南混于雅言白駒則變雅混于正雅言伐檀則變風混于

正雅言齊商七篇商者五帝之遺聲齊者三代之遺聲何以亦指爲雅是爲雅之失次也。不知經傳中以雅鄭對言之則正聲爲雅投壺所指是也。且投壺篇本文曰凡雅二十六篇句其八篇可歌。逕歌鹿鳴狸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句廢不可歌。七篇句商齊可歌也。三篇句開歌史碑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實拾聲獻挾句全氏所引脫去史碑以下十六字誤。袁困學紀聞語未審句讀金輔之辨之矣。全氏又引葉少蘊說謂吳札觀樂以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爲周德之衰則是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爲小雅。鹿鳴伐木等詩凡正雅皆誤合爲大雅。此又全氏之大誤也。傳云周際之衰杜注喪小也。此周德尚小之詩。詞衰爲小義亦可通。而以詞大爲正詳見後篇。接翼章孔疏云服虔以此爲變小雅服氏意以爲小雅篇多上閉歌其詩之一二季札評所聞據傳云猶有先王之遺民此說亦通。而謂板蕩等詩誤合小雅真臆說矣。蓋以左傳言之如魯享甯武子之用彤弓晉享叔孫穆子之以肆夏文王又魯以禘樂享賓此皆用雅頌之失所者。楚莊述大武之三章曰賚六章曰桓卒章曰武杜注謂是楚樂歌之次第。此疑雅頌之失所者。其他影響附會之談。

徒爲時文家取材者豈可引爲經據哉。毛雅頌得所之攷讓者亦宜分析式三謂各得其所定其體之分辨其用之異而已詩之分體者何頌者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魯頌主詠僖公功德亦用于魯廟者也臣工遺于廟噫嘻以祈穀可爲頌不可爲雅者以其爲祭祀而作也雅爲朝廷獻替之詩言王政之所由廢興其有大雅者正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殷繼代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此歌述道德之大而近于頌者爲大體正小雅所陳飲食賓客賞勞群臣遣使睦鄰乘鉞專征歌其事功之一端而近于南幽者爲小體詩體既殊樂音亦異大序所謂政有大小者也其變雅之作用大雅之音者屬之大雅用小雅之音者屬之小雅不復由政之大小象山姜氏曰豈有大小以正雅言之周公之所定也據音以定大小以變雅言之史官之所由分也正大雅稱文武成王之修德擬命而大綱大紀喪不并包故同一末賢而卷阿之彌性主百神而嗣先公自大于小雅之得賢才而燕享矣同一稱願而既醉之太平進以高朗令終自大于蓼蕭湛露之同樂矣詩無優劣裝有偏全也蓋詩之本體如此詩之異用者何約鄭君孔氏說

以言之樂之制天子用頌與大雅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騶樂
此用樂之正燕禮爲諸侯之禮云遂歌鄉樂以見諸侯之用
小雅爲正鄉飲酒爲大夫賓興之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注
言鄉樂以見大夫之用鄉樂爲正鄉射禮合樂周南召南注
子不笙不歌不閒志在射畧于樂不畧合樂者風鄉樂也不
可畧其正大射諸侯之禮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
宮三終亦不笙不閒不合樂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鄉樂爲
大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于是明矣而大雅頌爲天子之
樂可知然而享賓或上取者天子享元侯歌肆夏舍文王享
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蓋歌者在上帝合樂在堂下故降于升
歌一等鄉飲酒燕禮合樂皆降于升歌歌鹿鳴合騶樂是也
燕實或下就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
鄉樂是不用大雅也或曰肆夏繁遏渠宗廟及配天之詩左
傳云享元侯用之文王之三國家受命之詩而傳云兩君相
見用之三豈雍敵夫子所讀而燕居諸記孔子之言曰兩君
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客出以雍撤以振羽因以知春秋
之禮非古而禮經殘缺踳駁多不可信且據燕禮云若舞則
勺是諸侯之子臣得用勺何也曰三夏之說不可攷客出以

雍或取辟公獻雍之義而節歌之燕禮之用勺或專用其鍾不用頌詩清廟振羽所稱上取者耳或又曰雅頌之得所辨之詳矣而此章不言風諸經不及變雅所用得毋變詩非樂乎曰攷左傳季札觀樂詩無不入樂者大戴禮投壺言八篇可歌而列舉風之伐檀淇水杜夔能記雅樂位禮亦與文王鹿鳴騶虞同歌荀子云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謂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合于節武之音安見變詩之不入樂而專以南曲雅頌爲四詩乎善六孔仲遠之言曰虞雅樂亦播于樂或無算爵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也蓋詩之異用者如此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馬曰困亂也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何有於我言不難

於白雁也幾見遠而驚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原注鄭曰逝往也言

凡往者如川之流也

原注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口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原注逝流行也曰逝者言凡逝者也曰如斯夫言凡流行者如斯也九字爲句逝者二字畧逗此以水之不息明天地氣化之流行欲學者有至誠喪息之功也外注程子以慎獨言者人不慎獨則隱微中有所間斷能慎獨然後無間斷詳敬軒言人心有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又言大事謹而小事不謹則天理卽有間斷處與程子意正合朱子云時

時省察正欲學者合顯微大小垂一或息斯動靜皆合宜也
意較程子爲咳矣後儒中程子說謂聖人全動靜之德常本
子靜非注中引程子本旨且程子所謂慎獨豈必心中寂然
無事後儒言靜必於寂滅則來自息而已於此章尤相悖詩
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鄭箋命穆道也天之道動而不止行
而不已孔正義曰易繫辭曰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天道不已之事式三謂詩之箋
疏足以援証此章張茂先勵志詩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嗟謂
戾士胡甯自舍深得此經本義程子謂漢以來
儒者不識此義而後儒遂求之過深失之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隳疾時人薄于德

而厚于色故發此言

隳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
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
大車招搖市過之孔
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釋包曰黃土觀也此勸人進於道德也爲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簣而中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而善之也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見功少而薄之也據其欲進而與之也

釋黃土觀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于此言山成而但少一黃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黃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懼不怠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釋今論語本黃字从竹有荷黃之黃从艸說文黃艸器古文論語作史而無从竹之黃字漢書何武諸傳贊以一黃障江河注黃織艸爲器所以盛土是包注黃謂土籠卽是黃字又禮樂志引論語未成一匱王莽傳綱紀咸張成不一匱顏氏兩注俱云匱者織艸爲器所以盛土是黃又通作匱匱假借字黃讀字吾止吾往吾猶己也集解誤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情當作情正字也
情或字見說文

集註 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

餘人不解故有情惰之時

集註 情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

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情此

羣弟子所

不及也

集註 何注以情指語者言酬教之諄諄

而不嫌其煩曠者惟此心解之回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集註 馬曰孔子謂顏淵

進益未止適愒之甚

集註 進止二字疑見上章顏子既久

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集註 學貴乎不止禿者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

百里不止必也步者若而走者後矣况以顏子之敏而久不

止豈不幾
于聖哉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孔曰言萬物有生而

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殺之始生日苗吐萼曰秀成穀曰實蓋學

而不至于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顏氏家訓云學者當種樹也亦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顏氏戒浮士無行亦一義邢疏云此亦以痛惜顏子而發近覆晴江廣爲引證云此說自漢迄齊梁相沿已然以喻短折之可惜也式三謂優顏子爲不實未免不倫然以此爲痛惜之辭未爲不通也葉正則曰苗而秀秀而實則民命常禾矣天也雖然其不秀者固嘉種非根莠也其不實者固良稼非穉稗也

賤之以水旱而不使至于穀亦天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

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

明年少

釋孔子以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于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于極乎是可畏也

釋此欲後生之惕于來者也來者後日也今即可畏之尋口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儆其不豫知也無聞不能聞道也言後生之可畏誠以來日之富矣而日復一日來日不長焉後生即不如今日之可畏當其為後生時曷嘗豫知之然四十五十而于道卒未有聞斯無復來日之可俟復誰畏之後生可不豫惕哉皇疏今指我今日之師徒邢疏指我之今日皆未是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與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爲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釋 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必能自改之乃爲貴也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釋行之乃爲貴也

法 法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皆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違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雍聖人其如之何哉

巽 語告也巽恭也武氏經頤考巽以吾末如之何也爲句已矣爲句已止也未如之何則止不復言也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慎其所主所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爲益者也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匹夫獨夫也皇邢二疏以夫婦相匹言說文匹字下段注曰束帛之制二端爲兩每一兩爲一匹凡言匹敵匹耦皆於二端成兩取義凡言匹夫匹婦於一兩爲匹取義段說是也奪卽今之脫字也正字作斂卽佩巾也正字作銜皆見說文注亦字義之當攷者後漢書李陳厲陳橋傳論引此經注引鄭君注曰匹夫之守志重于三軍之死將者也陳仲魚曰必如鄭說方見三軍與帥別若餘人說竟似三軍卽帥矣陳說亦悖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釋 孔曰

緼泉著也

釋 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
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
其心而可以進于
道矣故夫子稱之

釋 玉藻纁爲繭纁爲袍據鄭君注繭與袍衣有著之異名
是袍爲衣之有著者與孔注同也鄭君禮注以纁爲舊絮此
章鄭君注云纁絮也與孔訓泉著異皇疏碎纁爲纁故絮亦
曰纁皇意以二說各有所本耳說文衣部曰以絮曰繭以纁
曰袍糸部曰纁絮也纁縛也縛亂泉也許意以絲絮不分新
舊統謂之纁亂麻則謂之纁漢書制通傳束纁以繫注以纁
爲亂麻是也許與孔注合以孔許爲長何義門謂泉麻爲袍
著之以絮不知纁袍是以泉著而名非以泉布爲名何說不
從

不佞不求何用不臧

馬曰佞害也臧善也言不佞害不
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佞害之詩也

佞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佞不求則何爲不善乎
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

強者必佞
弱者必求

何用不臧者貧富不相觀觀可以處人可以持己也韓
詩外傳卷一兩引此詩其一云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
非其有與此引經之義相符其一云德義囑于中而無外求
也則又深言之也近儒因下言何足以臧遂謂詩言可以至
臧非已至于
臧與詩旨異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馬曰尚復有美
于德者何足以爲善

集注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于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于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釋終身誦之佩服古訓惟悉技朮之偶起於心也是道也句法與是禮也同言此固道也道則臧矣曰何足以臧傲其不可以此自足也經中言何足有何可何竟二義竟亦終些之義此嚴鐵橋說甚是也孔彞軒以不忤不來下爲則一意子路誦此二語猶南容三復白圭之意而夫子進之也此又一義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邢本作彫
皇爲正

釋大寒之歲草木皆凋然後知松柏之少凋傷平歲則草木亦有不凋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
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
臣欲學者必罰于德

李安溪曰此章比喻者廣然當亂世而能守先待後者
取用似不日不凋而云後凋者松柏未嘗不凋但其凋也後
凋葉未謝而新枝已繼詩所謂無不爾或取者是也道之將
廢自聖賢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但能守道而不與時俗同
流則其緒有傳而其風有繼也李說別備一義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惧

包曰不惑不惑
亂也不憂不憂患也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
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注云理足以勝私者憂生於私仁者足以勝之也仁者
克己與人於一己化倚奪之心爲一世消忌欺之術道路皆

蕩平自無崎嶇偏側之憂也。董子繁露曰：仁者惜怛愛人，謹
翁不爭好惡，敦倫無傷惡之心，慤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
惑恐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
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直說，是也。然不憂不懼，非謂當憂
懼者亦淡然置之也。聖人無惑，聖人未嘗絕
憂懼，或於此有心，述之判，說本文，中子非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

與

權 權術字銓，橫之借。平者用木，取者用金，故
銓爲正字，權爲借字。權之本義爲木名。

適 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也。雖能之道，未必
能有所成立也。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也。
可與者 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其學，知所
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
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量重
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其學矣。學足以明，然後
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
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

言權俗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簡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附錄 戴東原曰同一所學之事試問何爲而學其志有去道甚遠者矣亦聲利聲名者是也故未可與適道道費于身不使差謬而觀其守道能不見奪者寡矣故未可與立雖守道卓然知常而不知變由精義未深所以增益其心知之明使之全乎聖智者未之盡也故曰未可與權戴氏剖析極明其以蓋乎心知之明爲聖智者本孟子始終條理之說也後人或據筆解以經文

傳寫錯倒大謬

附錄 又曰公羊桓公十一年傳權者何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程子駁之朱子則云湯武之誅桀紂周公之誅管蔡豈不是反經雖反經自合道式三謂經傳言權有二義孟子言權然後知輕重言執中無權此權或常變言也言嫂溺援手以

權對經者也。此以權對立，亦以權衡事變而言。凡事勢至于不能兩全，審其至重者而爲之，是謂之權。立者事有一是一非，而能固守其一，是也。權則審度于兩是不並存之時而取其至重者也。孟子言執一無權之舉，一廢百朝舉輕而舍其重者，能權則舉百而廢一，其廢者迫于不得已而舉者直矣。筆解謂經權之權，非權量之權，不知經權之權，正爲權量經重之義也。陸敬輿曰：權取義，權衡權在于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于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趨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寤是遠而。

爾思逸詩也。唐棣，移也。萼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還反而後至于大順也。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爾思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大義屬與上兩句無意義，但

明其道偏與常反也皇疏申何注補言個字之義亦分明爾雅又有常棣棣郭注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邵氏正義引陸璣疏謂如其李而小者邵氏以啣指唐棣爲其李常棣謂如英李而小是二物相類而不同據郭注則三物絕異故于常棣用陸疏于唐棣則崩陸爲非今當從爾雅郭注爲正朱子以唐棣爲郁李與陸疏同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集注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也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
集注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非篤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
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集注夫字屬上句讀見釋
文武氏經賾攷異取之

受業壻王慈惠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鄉黨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釋 王曰恂

恂溫恭之貌

釋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釋 朱子謂以詩書訓誥致之恂恂宜爲信實式三案後漢

書張湛傳引經注引鄭君注恂恂恭順貌也王扶傳引經注

恂恂恭順之貌是與王注同也史記世家引此經索隱云有

本作恂恂遂隸釋祝陸後碑鄉黨遂遂朝廷便便是恂古本有

作遂者遂有謙退義與似不能言相貫遂爲正字恂同聲假

借字漢書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史記作悛悛恂悛詩遂之假

尙
字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釋文便便辯也案辯便之雙聲借字爾耳之雙聲借字今辯便

爾耳

同音

便 鄭曰便便辯

貌雖辯而謹敬

便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辨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 孔曰侃侃和樂之貌

誾 誾中正之貌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鄉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說而諍也

後漢書袁安傳魏晉漢碑唐扶頌引徑侃作析孔注侃
侃和榮貌明此假侃爲衍也史記魯世家贊洙泗之間斷斷
如也索隱讀如論語閭閻孔注閭閻中正貌明此假閭爲斷
也後漢書張繡傳繡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吏魚之風
矣注閭閻忠正也待下易嚴待尊易貶古注以此爲舉所難
朱子引說文用本字義也朱子引王制者王制漢博士作此
據周制言周官設其參傳其伍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
人鄒君云卿三人者賈疏據左傳昭公四年杜預言季孫爲
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則諸侯之卿三人也鄭君謂
大夫五人者依賈疏及王制孔疏言之司徒下二大夫一爲
司徒大夫名小司徒一爲大宰大夫亦名小宰司空下二大
夫一爲司空大夫名小司空一爲司寇大夫亦名小司寇司
馬事省惟置一大夫名小司馬王制與周制同也王制諸侯
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注上大夫曰卿
此文與孟子合亦爲周制左氏桓公三年傳既言上卿下卿
又言上大夫於三卿五大夫中各分上下以五等言之則卿
卽上大夫五大夫皆下大夫無中大夫也夫子仕魯時三卿
則季孫桓子斯叔孫武叔州仇孟孫懿子何忌夫子仕爲司

君在殿階如也與與如也

寇乃司空之屬下大夫也史記謂孔子爲大司寇大字行當以王制疏崔靈恩之說爲正諸言傳不止三卿夫子夾谷爲相是爲卿者不可從也史記世家朝與上大夫言聞聞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臧氏亞林以史記爲古論也此先言下大夫說者以爲來朝之次先下大夫後上大夫而後君視朝也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儲戾莫肯朝夕先朝常後至夕常先退然則諸侯之臣下大夫當先於上大夫也

君在視朝也 殿階恭

教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君在視朝也 殿階恭敬不甯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在視朝也 殿階恭敬不甯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所以優尊時曰夜鄉晨

言觀其游臣辨也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朔朝既昌矣君
日出視朝之時也尊者體盤鼻者體蹇蹇蹇蹇者常先體盤者
常後陳說也與與皇皇云猶徐徐徐徐蹇蹇者又不得急速也
申注中適之義說文蹇蹇步蹇蹇也許意趣走而仍安舒也
漢書長情悞悞蘇林曰悞悞行步
安舒此與與悞悞蘇林曰悞悞行步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躡如也

禮記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

孔曰勃如必變色也包曰足躡盤辟貌

禮記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
變色貌躡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禮記勃說文引作字盤氣字時之謂字發異於常故注云變
色也說文又引作蹇異文也躡如皇疏引江熙說云不暇
閑步躡速貌也既被召不敢自容故速行而足盤躡也莊子
山木篇蹇蹇蹇步蹇蹇蹇蹇疾行也正與江合禮君子之容蹇
遲見所尊者齊邀蹇如蹇蹇之謂乎一曰注言盤躡是盤旋
逡遁之義投壺禮所謂盤旋曰躡者言盤旋如有所還避也

退避則屏於一
邊辟之言避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禮記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
其手一俛一仰故衣前後則襜如也

禮記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
用五人以次停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

禮記朝用交擯時用旅擯詳見武伯問仁章此言揖所與立
是相交擯之禮或疑揖夾谷俞齊侯享劉歸臨謂此記爲擯
之事擯者擯聘客也不必言來朝之禮侯聘禮畢君命上擯
送實出反告實不願若諸侯來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
命之事江慎修云春秋時小聘曰問亦用交擯之禮也魯侯
國擯者四人在門東西鄉立夫子揖右擯則右手揖左擯則
左手推手爲揖傳命當用土揖推手稍下之一俛一仰故衣
動動須整然有容儀皇疏引江照說以肅如爲動貌又云既
半迴身左右迴手當使身上所著之衣必襜如爲動貌又云既

動而整然有容儀者曰禮如也楚辭裳禕禮而含風兮王注
禮禕搖動貌則禕爲動容與江說合後儒說禮如之義以爲
身不動衣亦不動失之爾雅衣蔽者謂
之禮說者據之以解此經尤爲牽合

趨進翼如也翼說文

作趨

翼孔曰言端好

翼突趨而進畏拱端好如身舒翼

趨趨進之地當依江慎修謂夫子代爲上揖在廟中阼階
西相禮之時也儀禮聘禮納賓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
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北鄉擯
者進公當楣再拜鄭君於擯者退中庭注曰還者公寬親受
命不用擯相也於擯者進注曰公左還北鄉當拜擯者進阼
階西釋辭於賓相公拜也江氏據此謂趨進之節在廟中正
行禮時臣交擯傳辭後事也江氏曰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
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祝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
進至阼階西釋辭於賓以相公拜所釋之辭如聘禮記云子
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也經文曰擯者進卽此

趨進之進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
進至阼階兩有數十步不宜舒緩故必當趨趨則急遽或至
垂手掉臂難其容故特詔容趨進之見左傳者成公三季齊
侯朝于晉將授正郤克趨進襄公七季衛孫文子來聘公登
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是從中庭趨進阼階之事凡發足向
井爲進俗屏趨進指入門入門時詔與實雁行擯介皆隨後
雁行趨則在君前矣且經
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釋義 孔曰復命曰賓已去也

經義 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禮記 復命反命也顧回視也神禮賓介私覲後擯者出請事
實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實及大門內賓出公再拜送實
不顧鄭君注曰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
顧論語說孔子之行曰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賈疏此送
賓是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
攝上擯式三謂嚴禮本文言賓不顧無擯者復命之文其文

不具鄭君依此章補之又以不言君命送賚不宜言復命故
補命送之文鄭君慮以復命爲戾命孔注訓復爲白以鄭君
爲是賁疏以此
爲逼上擠亦是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禮記 孔曰斂身也

禮記 謂躬由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禮記 諸侯之公門曰庫雉路詩箋云諸侯外門曰臬門朝門
曰應門內有路門故明堂位孔疏謂魯之門庫雉路餘諸侯
臬庫路其實諸侯有庫雉路無臬應二門五禮通攷辨之詳
矣朱子云公門高大者以意言之也攷工記廟門容大楹七
个閭門容小楹三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楹叁个
此度廟門以屬度朝門以車各以其物宜爲之數然其制言
大不言高臬庫雉門不言其制明堂位庫門天子臬門雉門
天子應門言魯之庫雉其制依天子之臬應詳亦不可攷要
之必高大也以禮攷之臣入雉門行朝禮上龍君在正位入
雉門之事自過位升堂則入路門之事此首記入公門指庫

門而言魯庫門依天子庫門而爲之者專之爲言高也詩曰
魯門有伉高大可知夫子敬之而如不容者重公門也庫門
爲君泄外朝之處重公門即重外朝也兩上萬氏曰治朝外
朝就門而立江慎修曰諸侯之外朝在庫門外合觀二說知
庫門爲君泄外朝之處

重公門即重外朝也

𨮒 又曰聘禮勅躬本亦作鞠寤史記魯世家作綢綹徐廣
云見三蒼禮教貌音穹弱式三謂綹中凡言如者皆形狀之
辭環如勃如盟字形狀之也跟隨如綢綹如重字形狀之也
此經或言躬鞠如也則與躡如勃如一例言鞠躬加則如字
爲不解當作鞠寤或作綢綹爲是校勘記據
萃經音辨以鄭君及陸氏傳明所據本作寤

立不中門行不履閭

屨依說文从舟古經从舟
作屨亦通轉寫遂作屨

孔曰

閭門限

中門 中於門也謂當板閭之間君出入處也閭門限也
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闕

行履闕

則不恣

闕 孔氏玉藻疏謂門止一闕禮所云中楹與闕之間爲中門近江良庵據禮闕門左扉立於其中之文以證孔說賈氏儀禮疏謂門有東西用闕兩闕之間爲中門焦里堂謂賈說是也禮曰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楹與闕之間士介拂楹又曰賓入不中門賓入不中門斷無大夫轉中門之理則知楹與闕之間非中門也焦氏又曰玉藻鄭注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闕大夫介士介雁行于後示不相沿也又注聘禮云介與楹者雁行身不踰尊者之迹賈氏以兩闕閉爲中門主君與卿賓夾闕賓君與卿介夾闕主與賓並自闕以下雁行于後若中門卽楹闕之閉必大夫隨君後何以爲不相沿不踰尊者之迹孔氏玉藻疏引皇氏崔氏之說以爲中門卽楹與闕之間按曲禮立不中門注云中門楹闕之中央言楹闕之中央未始非兩楹兩闕之中央與玉藻楹與闕之間文相似而實有異也經有時謂之門中費不必其正中若不曰門中而曰中門則正中矣猶中堂必中於堂中庭必中於庭中席必中於席中道必中於道楹與闕之間可稱中門將中堂西

楹之間可僞中堂中庭以東亦可以僞中庭魚氏此論極爲
明析自朱子從孔疏後儒因之又分爲二有謂中門爲東屏
之中者君臣出入皆由東屏也有謂兼東屏之中西屏之中
者謂入由東出由西也要其說多不可解五禮通攷亦沿其
誤不踐闕謝氏言不憲皇疏不踐門阨其義有二一則忽上
升限似自高矜二則人行跨限已若履之則汚限汚限則汚
跨者之
衣也

過位色勃如也是躐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闕包曰過

君之空位

闕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
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躐
也

闕此言治朝之位也曰過者其正朝之禮上文所記君在
是朝畢而位虛也五禮通攷曰過位升堂皆既朝以後事入
雉門遂行朝禮君三揖禮畢退適路饗聽政諸大夫不得從

入有宰夫小臣掌諸臣復逆諸大夫有所啓奏乃得因之以入於是過位升堂也周上萬氏曰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足知君門崇廣可即此朝見臣民又玉藻云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豈足証君門可以泝眾不必更有朝堂又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門皆直入無堂室相闔治朝外朝就門而立左傳邾子在門臺臨廷卽視朝時也江慎修曰治朝無堂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於朝之時管人布幕於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也載東原曰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則寢朝觀此諸說知下文升堂爲路寢之堂而此過位爲治朝可知矣或疑過位何以記言曰古者常朝在治朝三揖而還其事甚簡職政則在路寢之堂臣過位而入路寢意欲有所建白而慎重之心益於是見也曲禮下卿位注云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正義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又引鄭君此經注云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近儒申鄭君說者云卿朝于治朝是治朝有位卿君言入門右北面則是卿大夫之位言君揖則在治朝過位之位正指治朝臣位言余正門屏之間謂之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是君所立者

名宁不名位說文亦以中庭左右爲位
是位之名有實地可指者此別備一義

疏又曰邢疏以此位在門屏之間朱子注因之攷曲禮孔
疏謂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而近應門內外
屏之制以此疏爲是諸侯內屏所障止內朝天子外屏所障
及治朝天子屏既近應門而治朝在路門外其宁立之處正
在門屏之間余正門屏之間謂之宁曲禮當宁而立是也諸
侯屏在路門內不得言門屏之閉爲宁五禮通攷亦仍邢疏
之誤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本亦作齋
正字齊借字

孔

曰皆重慎也衣

下曰齊攝齊者搣衣也

搣搣搣也齊衣下搣也禮將升堂用手搣衣使衣地尺悉
搣之而頤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

也

禮 禮弓朝不坐燕不與孔疏云朝與燕皆在寢若路門以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孔氏以升堂爲路寢堂也而上萬氏曰入門而過位過位而升堂治朝之位無堂而攝齊升堂乃路寢之堂也江慎修曰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有四一爲宗人圖嘉事公族朝於內朝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書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猶黨所說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也一是羣臣以元端夕見亦是也一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貢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皆燕見時也大侯職王視燕朝鄭君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邊耳式三案諸說以升堂爲升路寢之堂是也以升堂爲正朝則非也正朝在路寢之庭燕禮曰公降立于阼階東南南鄉者是也此言升堂非正朝也江氏所引侍坐侍食對問政者是也

禮 又曰劉氏駁枝曰曲禮兩手擺衣亦齊尺謂卽席也於升堂未有言擺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

空之慮不必擢衣也攝敝也整也舉足登階齊易發揚故以收放整飾爲雜史記鄭生陸賈傳沛公候洗起攝衣正義曰放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衽者不一未有以爲擢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既抱几能擢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既用手奉盥器不容又有兩手擢衣管晏列傳晏子慢然攝衣冠若攝爲擢何乃井及冠乎劉氏駁孔氏之注存之足備一解

出降一等是顏色怡怡如也

釋 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

釋 等階之類也送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
釋 儀禮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疏曰天子之堂九尺賈爲以爲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階五等士三尺故階三等也此路寢之堂禮合七等言降一等者見不待沒階也送皇疏謂申與注舒解義相合送快也解也見方言玉篇及左

傳杜注

沒階趨進翼如也

翼如

孔曰沒盡也下盡階也

翼如

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

翼如

堂上不趨至沒階則徐趨凡發足向背爲進趨進者出路門也皇疏以爲去君遠也趨進之進陸氏釋文所據本無

翼如

進字以有進字爲誤戴玉林曰史記孔子世家作趨進儀禮

翼如

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論語儀禮士

翼如

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然則自兩漢至唐初皆作沒階

翼如

趨進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

翼如

乃陸本無之俗刻

翼如

論語竟刪去非是

復其位蹶躒如也

蹶躒

孔曰來時所過位也

蹶躒

復位蹶躒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蹶躒

皇疏位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而更

蹶躒

蹶躒爲敬也蹶申孔注是也後儒或以過位在外朝卽以復

位爲外朝之位固非何義門以治朝堂下諸曹治事處爲此
所復之位則取階之義何解且過位復位上下相摩何得別
生異解乎鄭君以上節過位謂入路門內門右北面君揖之
位見曲禮正義說者據此朝上言過下言復皆中庭左右臣
立之位此
又一義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釋包曰爲君使聘問鄰國執

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

禮主諸侯命主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
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

禮執圭指正行聘言聘禮曰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承櫝
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肩纁授賓賓襲執圭言介不襲者
禮不在於己也賓襲者重其圭禮所謂執玉龜襲也公側襲
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亦重圭而襲也圭有命圭公桓虞
信伯躬圭是也君親自朝則用之此珠圭使
臣頓聘所用見儀禮聘禮記周官典瑞疏

上如揖下如授

集韻 鄭曰上如揖授玉宜

敬也下如授不敬忘禮也

禮記 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

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

禮記 曲禮執天子之器別上衡國君別平衡注上衡謂高於

心爾敬也平衡謂與心平此朱子注所本也注既曰平衡又

曰高卑文集所謂步履之間微有高下也下如授者凡授物

必稍低於心也上如揖者推手於前爲揖古揖與今揖不同

也禮經注推手曰揖引手曰厭引手者斂手至於脅推手者

拱其手於前周禮土揖時揖天揖謂推手稍下之爲土揖推

手小舉之爲天揖推

手平之曰時揖也

勃如戰色足蹠蹠如有循

蹠當作縮說文云縮蹠也無蹠字

禮記 鄭曰戰色敬也足蹠

縮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

履 履也。而色懼也。踰躡舉足促狹也。如有

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玉藻 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孔疏。行時初舉足。辨

後曳足。履行不離地。舉足促。數玉藻。又云。圍豚。行不舉足。廣

如流。鄭君注。圍轉也。豚之言循。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孔子

執圭。則然。此徐趨也。式三謂此皆縮縮如循之義。循即逡也。

凡曰循環。日逡。循皆與。

逡同。豚循亦古同音字。

享禮有容色

禮記 郊曰享。獻也。聘禮既

聘而享。享用圭。有處實也。

禮記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

實。有容色和也。饋禮曰發氣滿容。

禮記 聘聽於執圭。行聘後曰實。務奉束帛加璧。享。摺者入告

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據是則享無圭。用璧及庭實。鄭君。連晉

圭。璧。渾言未分析也。曲禮。凡執玉。其有藉者。則瑒。無藉者。則

襲。無藉者。瑒。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圭璋。特遠。不用束帛。也有

藉者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皆加於束帛也襲者禮主敬尙質禘者禮貴和尙文故夫子有容色焉禮也

禮記又曰近僮以禮爲禮賓者聘禮小聘曰問不享主人不送几不禮記又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不禮是其所據也然記云執圭朝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覲愉愉焉者言之則執圭正神與享爲尤重儀禮言使者之始受命也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取纁而授宰宰執圭屈纁授使者使者受圭取纁以受命既述命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如初是聘享之初受如此其重矣禮言未入竟之習儀也壹肆爲壇不執圭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此聘享之辨習甚重而私覲則不習矣禮言入竟之屏幣也布幕賈人拭圭遂執展之上介視之還圭又拭璧展之會階其幣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亦如之此入竟三展幣之甚重矣凡此皆未行聘享之券而見聘享之重如此其後有還玉之禮焉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弁自西階南面受圭

還璋如初有報享之禮焉賓禘迎大夫賄用束紆禮玉求由
乘皮皆如還玉禮二禮或言報或言還還則不受重幣而以
來物還之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還圭璋此輕財而
重禮之義享則各隨其土宜之所有此所謂不以貨傷德不
以幣沒禮者受而報之
可也此聘享之終也

私覲愉愉如也

鄭曰覲見也既享乃
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也

私覲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爲
君聘於鄰國之禮也。見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
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楨
執圭用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耳

聘禮於既行享後賓告公事畢奉束錦以請覲而楨者
請禮實乃先行禮實事既禮實賓覲奉束錦德乘馬二人贊
入門右北面奠幣入門右者私事自闕東不敢如聘享之入
門左楨者辭請以客禮受賓乃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

面振幣授當東楹由是賓私覲後介又私覲禮畢而送賓矣
聘禮記曰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是私覲後有私獻一節
說者謂私覲之束錦乘馬公家所給而私獻則賓之所自備
者聘禮又有賓私覲於卿之禮鄭君注面亦見也其謂之面
威儀質也蓋公事之得伸私敬先王制禮曲中人情如此郊
特牲言入臣無外交謂大夫從君而行私覲爲非禮耳故鄭
君注曰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
有私見愉愉如注云顏色和也廣雅釋詁愉喜也和訓愉悅
和也義正同此以愉爲煦
之借字也說文愉薄也

君子不以絳緞飾

鄭注孔三一八三緞不飾者不以爲飾緞緞之絳者齊服也
也以其緞似衣齊服也緞者三年練以緞飾衣爲其似衣之
服也者不
以爲衣也

鄭注君子謂孔子紺袷青搗素也齊服也
取絳色三年之瑟以飾袷服也飾領緣也

段氏於說文紺帛淡青而揚赤色也注云揚當作陽俗
言表也釋名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按此謂今之天青古謂
之紅青許言陽謂言含其意一也以纁入深青而赤見於裏
是爲紺賈氏攷工註纁入赤汁則爲朱不入赤汁而入黑汁
則爲紺賈說非也入深青則爲紺入黑汁爲緹與段氏又於
說文纁帛雀頭色也注云纁即緹也攷工註注染纁者三入
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緹今禮然又作爵言如爵頭色也
又復染以黑乃成紺矣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者赤色亦
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緹依鄭則爵緹纁三字一也三字雙
聲段氏之說紺緹如此式三案亦正云一染謂之纁再染謂
之窳三染謂之緹攷工記通氏云三八爲纁五入爲緹七入
爲緹鄭君注注四入爲朱六入爲元俱不言紺之色豈豈以
亦正是先染絳色之法再入深青則爲紺鐘氏言緹而加
染黑色之法故入黑則爲緹也其分別紺緹之色甚明孔子
國注以紺爲齋服盛色則誤以紺爲元以緹爲練服則誤以
緹爲練練竹汀疑孔本作練亦無所證說者非之近僞知孔
注之誤而以紺緹爲同色亦非參攷經傳段說爲是然則其
不以飾何也曰深衣具父母与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

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其不以紺服者非純纁純青純素之
禮也然則孔注以飾爲領袖緣朱子以爲領緣其異何也曰
鄭君於淡衣篇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以純爲純袂口緣
蹟爲綳謂純深衣之下純純邊謂深衣之著側陸氏釋文云
鄭注既夕禮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緋下

曰緋據此則所飾非一物注家所言各有詳畧耳
因又曰古者衣裳冠帶屨屨皆有緣淡衣之純以纁以
青以紫爵弁纁裳之纁繡中衣黼領之緣丹朱童子繡布衣
之緣錦婦人之襜衣繡紉明衣之繡緋以繚純以繡屨之純
或青或繡或黑帶之緣以朱縵或先華席之純或粉或繡或
繡緋之純以素革純以素兵
服之纁白狗緋見康氏註

紅紫不以爲褻服

褻從款諧聲與
裝訓重衣者異

禮記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
紅紫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

禮記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
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金畏於火故以白入於赤南方閉色之紅也火畏於水故以赤入於黑北方閉色之紫也後儒據朱子注近於婦服之文以紅爲紫之黜者失紅之本解矣楚辭招魂注紅赤白也釋名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亦正一染調之繅郭注今之紅也廣雅繅謂之紅說文紅帛赤白色也絳純赤也絳大赤也段注紅今人所謂粉紅桃紅焉也大赤者俗所謂大紅純赤者俗所謂朱紅朱紅淡如日中之色大紅濃如日出之色則紅淺於絳赤與紫則渾似朱之色故夫子惡其亂朱也玉藻孔疏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駢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木克土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火克金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閉金克木故碧色白青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水克火故紫色黑赤也黃是中央正駢黃是中央閉土克水故駢黃之也黃黑也此統解五方之閉色極分明

當暑纈絺給必衷而出

纈本作紵又作紵見釋文案紵借字也說文紵元服也唐石經作紵紵纈同字

見廣韻今从皇本作纈給从谷不从谷衷亦作表俗作表出下邪本衍之字朱子本同邪

葛 孔曰暑則單服絺絺
葛也必裘而出加上衣也

葛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絺裘而出之謂先著裏
衣表絺絺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絺是
也

葛 皇疏暑熱也絺細練葛也絺大練葛也表謂加上衣也
古人冬則衣裘夏則衣葛若在家則裘葛之上亦無別加衣
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故云必裘而出也裘上出亦加衣嫌
暑熱不加故特明之也皇疏是也邢本作必裘而出之字
衍至諫振絺絺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注曰振讀爲紵紵
禪也表裘外裘也二者形且數皆常表之乃出據鄭君禮注
正用論語以出爲出行其所據經文出下必無之字或表下
有之字也說文表上衣也與此亦合朱子注謂先著裏衣表
絺絺而出之於外引詩蒙彼絺絺以徵之攷詩本文曰嗟兮
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絺絺是禛禛也傳箋俱
以展之裏衣爲絺絺非絺絺加於展衣之上

緇衣羔裘

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

縹黑色羔裘用黑羊皮

此言衣裘色稱之得宜也縹衣羔裘者夫子元冕服爵弁服元冠服之用裘如此而次之用襦衣者亦如此也知元冕服之用縹者大冕之下者爲元冕元冕無縹其服元端無章王以祭華小祀以齋居以卒食而居諸侯以祭於己以齋居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朝君以祭於公以齋居夫子爲魯大夫用元冕服也宜縹周官大冕之制冕延皆覆以縹布板其上服皆縹衣縹裳故其裘羔也知爵弁服之用縹者爵弁卽章弁以縹色之布覆板其服用縹絲衣縹裳土冠禮爵弁服純衣純材之薦檀弓云爵弁材衣材字同縹其裘亦羔裘其用之也王及諸侯卿大夫兵事用之聘禮君使卿歸饗饋用之凡此皆弁而用縹矣知元冠之用縹者雜記大夫弁而祭於己鄉君謂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公之孤爲然餘則與士同元冠疏家謂少牢是上大夫禮祭用元冠朝服然則大夫之私祭用元冠而縹衣羔裘也至士不得用冕而三加之爵弁爲士弁而祭公之服又特牲禮云冠羔元是士得用元端服而施之於元冠但士之裘不宜用羔玉藻曰君子

狐青裘元衾衣以禡之此士之服歟羔裘豹裘
是大夫不敢用純羔以遊君士用狐青裘宜也

裘衣麀裘

儀禮聘禮注引
此文麀作麀

麀鹿

子色白

此明夫子皮弁服之用裘如此而次之用禡衣者亦如
此也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衣絮其裘用麀皮弁服之用天
子以駘朝以聽郊報以舍諸侯以醴朝以迎王之郊勞以上
夫人世婦使入於鷩室以迎聘賓卿大夫以朝朔日以聘於
鄰國以待聘賓選玉而學記云大學始教皮弁祭菜却特往
蜡之日皮弁紫服以送終此上下同服之其君臣之有異者
天子用皮弁服則狐白裘隨言狐白裘錦衣以禡之注云天
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是也諸侯亦然故秦詩曰君子至止
錦衣狐裘箋曰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夫子爲大夫而用麀
裘裘既異於狐白則純麀不必異寢飾玉藻云麀裘青衿麀
衿衣以禡之此白青異色亦士之
裘衿者近青之色禡衣象其裘也

黃衣狐裘

黃从田茂茂古
光字會意字也

狐色黃衣以

裼裘欲其相稱

黃衣狐裘亦兼禮服及裼衣言也據鄭君禮注既大蠶而臘先祖五祀之服是禮服之一也自方性夫解却特牲謂皮弁紫服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助祭者之服後儒辨蠶臘各一祭不相連涉者從其說陳氏禮書曰既蠶而臘先祖五祀蠶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在蠶後記所言既蠶而牧民息已周蠶於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晉侯於十有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陳說申明蜡臘之制與鄭君說合然則蠶息老物故紫服以送終臘息田夫故服田夫之服二者儼然難之者曰周官王祭羣小祀則元冕鄭君謂羣小祀如山林墳衍四方百物之屬鄭君注大宗伯以四方百物爲蠶則昆王於蠶服元冕而紫服與黃服非皆執事之服歟曰此陳氏禮書之說亦非也羣小祀多矣大約用元冕者爲多而蜡臘之服經有明據何得云服元冕乎至許都人士曰狐裘黃裳疏以此裘不

褌祇取溫裕也。於風狐裘以朝。狐裘在堂。箋謂祭服以朝。是
好潔衣服之證也。羔羊正義云。兵事用韎韠衣。則用黃衣。狐
裘及翟裘。象衣色故也。近漢氏禮經釋何遵。

此說以此衣裘爲章弁服之用。其說未是。

褌 又曰。裘外之衣曰褌。衣褌。衣外加禮服。禮服掩蓋褌。衣
謂之襲。奪褌。衣謂之褌。玉藻疏引皇說。聘禮。賈疏及此。邢疏
皆同。皇氏於此。疏謂衣裏之裘必隨上衣之色。是繼衣。梁衣
黃衣。謂禮服也。邢氏以褌。衣言之。二說自可通也。凡經中多
褌。襲連言之。襲重於褌。禮之取盛者。其所服之裘必隨禮服
之色。褌衣可知也。經中又有奪言褌者。禮之次不用禮服。有
褌無襲。亦褌衣隨裘之色也。此經統言禮之盛之次也。若禮
孔疏。謂褌衣外有襲衣。有禮服說不可從。或據皇氏此疏。謂
褌外并無褌衣核以。

鄭君禮注尤失之。

褌 長短右袂

經以明假借也。衣作袂。亦通。

褌

孔曰。私家。衣長主溫也。短右袂。僂作事也。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僂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釋名孔曰

今之被也

釋名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替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履足程子曰此猶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風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會既得以

類相從而袞袞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釋名鄭君此注云小卧被也說文被字下引此文衾字下云大被則大被焉衾小被焉寢衣義正相合申之者謂此條因其短而類記之也式三樂寢衣謂寢時之衣長一身有半衣及膝也人之股半於身寢衣所覆及膝冬藉以溫當暑以蔽形言必有者承上言冬夏之服也王伯申曰寢衣袞裘之衣也謂之寢衣者寢室所著之衣猶言燕衣裏衣耳身體中也謂頭以下股以上易良其身左良趾良腓之上良輔之下則舉中而言矣象傳曰止踏躬躬亦舉中而言渙六三渙其躬荀注曰體中曰躬經言長一身有半當依王氏說禮表裘不入公門如王說袞裘必有表衣未必然也

狐貉之厚以居

恭說文作貉

鄭曰在家以接賓客也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也

去喪無所不佩

孔子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

君子無故玉不衣身飾殯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王曰衣必有殺

縫帷裳無殺也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裝積而刃無殺縫

其餘若深衣要半下廣倍要則無裝積而有殺縫矣

集解引王肅說以裳對友言皇疏及左氏昭公元年傳

正義引鄭君注云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也非帷

裳者謂餘服也殺者削其幅使縫齋倍要者也朱子注正本

鄭君說江慎修曰帷裳對淡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淡衣

等裳無辟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衣身與袂俱以二尺二寸之正幅各去邊二寸縫之安得有殺江氏說是也鄭君於禮玉藻淡衣三袂縫齋倍要注曰三袂者謂要中之數也袷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紵也紵下齋倍要中窟丈四尺四寸江氏申之曰布幅二尺二寸深五之裳用布大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裙處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爲縫一幅得九寸八幅則七尺二寸爲要中之數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則四幅下廣七尺二寸合正幅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名爲衽下文所謂衽當旁是也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據江氏此論以必殺者在裳兩旁之衽若禮孔疏謂六幅皆交解於是裳之非後惟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偏斜之縫殊失聖賢法服之制江氏可謂能正其謬矣鄭君於衽當旁注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衽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江氏申之曰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片字明其惟裳旁之名衽者交

裂其餘幅不交裂也云凡衽者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祭服器服皆用惟裳者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袂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即衾服屬衽二尺有五寸是也衽衽之殺而下者也淡衣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也云是以小要取名者謂衽上合縫之木上下廣而中狹似衽之上殺下殺亦名衽也云衽屬衣則系而放之者謂朝祭喪服之衽云屬於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卽此淡衣之衽也其縫之以合辨後惟左旁耳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鈎邊鄭亦畧言之耳據江氏此說則朝祭喪服之衽帶而下其衽爲於衣而非殺其裳深衣之衽殺而上卽是殺其裳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釋義 孔曰裘主紫吉主元吉凶異服
禮記 喪主紫吉主元弔必變服所以哀歟

吉月必朝服而朝

【禮記】孔子曰吉月月

朔也朝服皮弁服

【禮記】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禘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禮記】吉月注以爲月朔者周官太宰布治司徒布敘司馬布政司寇布刑鄉大夫頒灋於鄉吏黨正屬民讀灋皆言正月之吉黨正一食四讀灋言孟月言日族師一歲十二讀灋言月吉許云二月初吉皆謂朔日祭幾五灋言朔月比言吉月與月朔月吉文有顛倒義得通也華野云吉門以行月日因而謂之吉月吉日非正朔而已也朝服注以爲皮弁服者以視朔之服通名朝服也皇氏凡言朝服惟是元冕結布衣纁積與皮弁服天子用以視朝云朝服是正天子受名也皇疏中注以皮弁服亦有朝服之名如此皇氏管子問諸侯適天子節正義引熊氏說用孔氏此注江慎修曰虞宮未嘗以皮弁服爲朝服者吉朔之後宜視朔孔子致仕後吉月惟朝服而朝不從視朔者異於在位之臣也劉搢臨曰既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明不以一廢一正朝正者一年之禮也視朔者一月之禮也視朝者一日之禮也

不以月廢日不以大禮廢小禮也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
卒朔而朝無妨也曰朝服對皮弁服言之也楊威庭先生曰
朝服以編自季康子始則當時雖常朝之日亦借天子
皮弁視朝之禮惟夫子必用緇衣之朝服以明禮也

齊必衣明衣布

釋文齊或作齋按
齋正字齊借字

集解 孔曰以
布爲沐浴衣

禮記 齊必沐浴浴竟則皆明衣所以明潔
其體也 以布爲之此下說前章寢衣一節

禮記 明衣之制於禮無見說者多據祭禮言之未必是蔡氏
寢編曰古人衣服以布爲觀身單衫於祭謂之明衣但行
禮皆當服明衣不特祭爲然故皇氏謂朝服必先以明衣觀
身於燕居謂之澤秦風與子同澤鄭箋澤褻衣近汚垢朱傳
澤裏衣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據蔡氏說推之則齊
時親身之衣尋稱曰明亦明水明火取清潔之義也以禮言
之齋服元端則內服用衣外服元端也齋之制其佩結其
緝紵色其冠諸侯元冠丹組纓士元冠綦組纓其車君羔幣

虎籠大夫上鹿帶豹籠今
傳言明衣者敬所衰也

齊必變食

爾雅曰改常饌

會得下飲酒不茹葷

爾雅曰改常饌夫王日一舉歸十有二物皆有俎王齋日三舉
夏疏云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賈意以制王日食
供一太牢週朔加日食一等當用太牢齊則加牲至三太牢
惠半廣曰王日四飯惟朝一舉日中及夕皆設其餘齋日三
舉者巨也畫也饋也變者改常饌更禿新之潔清其氣惡殺
與賈說相足或謂齋之日宜冲淡以養其精誠不宜殺牲盛
饌耳改爾官本文作王齋則下舉諺甚矣莊子曰不飲酒不
茹葷此祭祀之齋非心齋也朱注引之而攷家禮云食肉不
得茹葷飲酒不得致亂葷者炙菜之屬李氏本神曰五葷即
五辛也其辛臭昏神伐性也鍊形家以小蒜大蒜韭芸薹胡
葵爲五葷道家以韭薤蒜芸薹胡葵爲五葷佛家以大蒜小
蒜興渠葱蒜葱蒜爲五葷然見以齋爲不茹葷者亦變食之

一說其以不茹葷爲不食肉者則謬耳。國語先耕藉三日王卽齋宮乃淨濯饗醴及期饗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祿鬯饗國乃行則據注者以齋爲不飲酒亦非也。

不飲酒

孔子曰

易常處

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齋之

事。楊氏曰齋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於太廟祭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檀弓非致齋也不晝夜居於內國語耕藉之禮王卽齋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齋三日。莖君齋於路寢夫人齋於正寢而大夫士亦各齋於適寢。散齋夜適適寢亦散外事所謂致齋於內散齋於外是也。致齋晝夜適適寢不豫外事所稱非致齋也不晝夜居於內是也。鄭氏曰散齋不御不樂不弔則散齋。齋法豫外事其它與致齋同矣。

食不厭精 脂不厭細

食 飯也精 粢也牛羊魚之腥 齏而切之爲膾 愈精則能養人 脂粗則能害人 不厭言以是爲善 非通必飲如是也
精 言粢米之率 糲十糲九 繫入待餽七 此言梁米乃禾之米也 禾米之法 粟率五十 糲米三十 糲米二十七 繫米二十四 御米二十一 說文所謂粟重一石爲十六斗 大半斗春爲米一斛 曰糲 是也 稻米之法 稻率六十 糲米三十 與禾米不同 故稻粟二十斗爲米十斗 春爲九斗 曰繫 春爲八斗 曰繫 春爲六斗 大半斗曰繫 段氏說文注曰 禾米至於侍御 稻米至於樂 皆精之至矣

膾 又曰少儀 麋鹿爲菹 野豕爲軒 皆殺而不切 膾爲碎 雞兔爲宛 腍皆殺而切之 又曰牛與羊魚之腥 齏而切之爲膾 膾膾之肉 用牛羊麋雞兔魚細切之也 牛羊膾 兔有不宜細切者 內則所謂牛脩 鹿脩 田豕脯 栗脯 膾脯 栗藪 田豕皆有 膾是也 其細切而爲膾者 內則言上大夫之膾 庶羞二十豆 其中有醢牛膾芥 醢魚膾 又言君燕食一十六物 其中有魚

膾芥醬是也少醜鄭君注云之言膾也先薑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又鄭君於內則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注云膾者必先斬之所謂弄而切之也說文膾薄切肉也膾細切肉也然則不細者非膾矣

食饅而餲魚餲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

史記世家餲作餲舊說文

作餲今本亦多作餲朱氏韻河曰以姜伺之姜當餲饅餲之餲當姜於是

有俗餲字段氏說文本作餲

孔曰饅餲與味變也魚敗曰餲

饅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肉腐曰肢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

說文饅飯傷溼也段注引葛洪曰饅餲與也釋文及邢疏引字林曰飯傷熱溼也諸說似歧異式三朝飯因熱溼而傷腐臭謂之饅飯因久饅而味不甘者謂之餲餲猶鬱蒸之馮說文餲飯餲也飯餲疑飯馮之馮馮饅也釋文餲烏馮反一音過諸說正互相備惟尔疋云食饅謂之餲此必有奪字誤字

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謂之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也

謂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也

謂曰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

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謂曰特牲禮請期曰奠飪注飪熱也說文飪大熱也飪宜調

其失飪者或未熟或過熱也據禮文王世子末有原注云爲

孔注云失生熟之節亦似兼過熱未熟二義焉淮南子云文

謂曰至於晉泉是謂蚤會至於桑野是謂晏會至於悲谷是

謂曰申時會也白虎通曰王者平旦會晝會哺會莫會凡四飯

諸侯三飯大夫兩飯此節君舉朝夕日中之義也左氏昭公

五年傳曰日之數十會日爲二旦日爲三當三在旦故曰三

日不會此言會時在辰之二而平旦在寅之三非會時也此

不時不食之義也皇疏引江照說不時謂生非其時若冬梅

李實也此又一義集注又一義或曰時如春宜羔豚膳膏臠

夏宜脈腫選膏腴秋宜機脈腫膏腴冬宜鮮羽腫
膏肓又如膾春用蔥秋用芥脈瘳用韭秋用麥

割不正不食

割肉未嘗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
所引此經之正與宣說合邪說則以脈解體解言也素氏
謂亦謂之脈脈者前脛骨謂之胛股者後脛骨謂之胛至
此脈解之制也髓無者則脈解之七體而折之爲二一
折脊骨爲三前正脊中脛脊後續脊也脊骨三折代脊中長
脊後短脊合左右四脊六也肩骨三上爲肩中爲肩下爲
膈合左右兩腋爲六也股骨三上爲髀中爲腕下爲股左
右兩股爲六也至正脊之前肩之上循項處謂之脰亦謂之
脈脈之下後足之末近踵者謂之殿脰一而致兩臂不在正

醫臣也不得其醫當是既會之醫若烹時已入之醫或有非
其醫亦難辨式三朝醫兼蓋隨見馬官醫夫隨人共隨六十
尋隨人共隨六十尋隨夫言醫百二十尋是也誌以數尋之
而主嗣隨以肉爲之而主陰二物迥然不同則不得其醫有
隨隨之
雖用者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燕量不及亂

唐石經
惟作唯

會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會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
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特不使亂
志難血氣亦不可使
亂但決洽而已可也

說文既字下曰小會也論語曰不使勝會既說注曰此
引經說假借也式三謂今氣字古作氣今讀字古作氣氣既
同音借字段說是以氣爲小會誤以假借字爲本義失
之肆時外等三日飲會適乎氣滋味適乎氣夫是之謂能自
養也故聖人養有適適則不樂故不爲也直行情性之
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外傳之言與此經韻符

沽酒市脯不食

沽買之借字
參見美正章

鬻酒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皆
傷人也與不當康子之藥同意

詩無酒醑我毛傳一宿酒醑之醑是沽酒非酒之美者
也沽如祖沽之沽市如市遊交有市於道之市街賣者多賤
惡詐飾之物沽市因爲不美之稱鄭君於禮檀弓以爲沽也
注云沽魯器也於周官酒正注司兵注言功沽喪及傳言粗
沽史有鬻酒賣友以鬻賣爲詐亦其類也漢書會貨志言詩
據太平之世酒沽在官曰有酒醑我孔子言周衰亂酒醑在
民而醑酒不食此王莽狀世之論其實市
中兼有美惡之物夫子不食其惡者耳

不撤薑食

撤當作勞詳見八佾篇薑食文作
薑薑薑界子禮記醑字當从強

孔曰撤去也齊菜薑物薑辛而不蒸故不去

孔意以上齋字區下不多食之文邪疏以齋必
變會至必齋如也爲一節禮記齋祭飲食居處之事也

不多食

禮記 孔子曰不過飽

禮記注疏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禮記 閏百時以不多食博指蓋言不撤而亦不多卻上無量不及亂一例語也姚姬傳曰古者有歲會之闕天子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闕三士於坩一未知孔子之已有闕與其坩也與凡會雖踰會則徹於造脯醢葷菜則不徹殿以備時會所以優尊者也孔子所廢者蕪而已雖常歲而以幸饗散氣故不多會以衛生也嘗者或禮不多會與上不屬則說非矣聖人不

憚會尙待祀而後明乎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禮記 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頒賜不留神

惠那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喪鬼神之餘

禮記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

人不食之是衰鬼神之餘也
但比君所屬胙可少獲耳

食不語寢不言

國語 荅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揚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

言恐傷之也亦通

國語 食時有須荅述者俛下咽後徐荅之則舉宜而語前不可口齒食物而與語也寢則不妨荅語而人方靜臥或以自言爲之不可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釋文魯饋瓜爲必今从古

國語 孔曰齋嚴敬貌

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國語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三祭必

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會之節。謝氏曰：聖人飲會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食之，不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楊鏡山先生謂句讀自顧玉藻之節尤其證也。疏會近解，謂爲粗糲之飯，據飯疏章孔注以爲菜會，是齋會之和菜者，據月令鄭君注以草木之實爲蔬會，據程氏通藝錄云：凡經書疏會者，稷食也。論語蔬食菜羹，卽玉藻之稷會菜羹。左傳：樂則無矣，粗則有之。粗對梁言稷之謂也。戰禮昏禮：饋舅姑有黍，無稷，特著其文，蓋婦道成以孝養不違，蔬食也。程說如此，以稷爲今之蘆標，是會中之蔬大者也。菜羹者，無肉之羹。江慎修曰：介正肉謂之羹，羹爲煮肉之通名。肉熟爲羹，定是也。但有肉汁而不和鹽菜，盛之瓦豆之登者，爲太羹。三牲肉汁和以鹽菜，盛之銅器者，爲餹羹。列之鼎，爲陪鼎。皆禮會之美。其常食之羹，鷄犬兔及脯皆和米屑作之。又有菜羹，但有鹽菜，內則所謂萹羹、葦羹、苽羹、薇之類，皆可作之。其尤儉者，王夷所謂萹羹，司馬遷所謂藜藿之羹也。

席不正不坐

顧祖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

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劉慈謝說以位之不正官是兼徒坐禮坐言也不坐者俟正之也徒坐禮坐之異注家未分明曲禮琴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孔疏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禮席無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采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連屬也鄉射眾賓之席繼面西謂異席而相繼也燕禮及大射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然則說以西人可同一席者徒坐之位也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其闊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故遠近間三席為席間而大記云非飲食之客則布席而間國丈亦徒坐之法也記又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言凡侍者亦徒坐也記又曰奉席如橋術請席何鄉席有定鄉而請之者為徒坐則願尊者所安而記又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所鄉聽於尊者而席端有一定之法亦徒坐所宜正也萬氏禮記偶箋據鄉飲酒介席在西階上而鄉東主人席在阼階

上而鄉西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鄭注升由下
降由上是東鄉西鄉以南爲上室中以與爲尊祭時太祖位
與東鄉略移之位自西而東則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據蔡
氏說則記言布席之法通於禮坐時解依孔氏專於徒坐非
也禮坐之席莫詳於鄉飲酒禮禮曰坐賓於西北又曰賓於
南鄉者席在牖間而南鄉也曰坐介於西南又曰介必東鄉
者席在西階上而東鄉也曰主人坐於東南又曰主人坐於
東方者席在牖上而西鄉也曰坐僎於東北者僎席在房
戶之間而南面也顧氏說俗儒不讀鄭昏儀禮注而誤以四
面之坐爲側坐明洪武二十二年夏定鄉飲禮遂從之是不
正其大於此矣徒坐禮坐之文甚詳今祇舉其畧如此席之
阿異席之遠近席之所鄉席之端末席之坐處皆所宜正邪
疏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之正在屋敷之
多寡葉少藎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席隨事
而正皆
尚參攷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禮記 孔子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

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

禮記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

鄉未出不放先能出不致後

禮記 鄉飲酒之禮有四一則三年賀與賢能二則鄉大夫飲酒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始祭飲酒致之於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賓與爲一禮而賓與習射不以齒序此以杖者爲尊也亦迥異惟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以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黨正飲酒正齒位之禮黨正言國宗鬼神而祭祀是始祭之後有此禮記曾夫子與於始實以此飲酒屬之始禮意猶近之或又據族師春秋祭醕爲釀錢會飲之說式三謂鄉人歲時伏臘及冠昏諸事凡爲酒會以名鄉黨僚友者皆是飲酒之事不必偏執一禮

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

釋文儼昏說爲獻今从古

禮記 孔子曰儼驅逐疫鬼恐驚先

巫政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饋。饋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昨借東階也饋雖古而近於饋亦必朝服而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說孔子居鄉之事

饋。饋注云恐驚先祖者郊特牲曰鄉人饋孔子朝服立於昨存室神也鄭君注云福或爲獻或爲饋朝服立於昨神依人也饋又作獻者據釋文云饋各讀爲獻是作獻者魯論也古庸聖難聲之字詞在桓部詩三百篇可證獻之古轉音如養與歌部之饋音同獻饋同音借字歸則同義不同音之字也饋之時見于月令者有三季皆有謂者雜仲。秋天子乃饋季冬命有司大饋比經之饋據十二月大饋而言義見周官賈疏又月令季冬正義曰皇氏以季春國難下及於民以此季冬大饋爲不及於民也然皇氏解禮達節解義也今鄭注論語鄉人饋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饋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禮記 孔子曰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止未達不敢嘗

禮記 包曰饋孔子藥也孔

曰未知其故故不嘗也

禮記 范氏曰凡賜食必當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

諸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肥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禮記 夫子既能拜受而答藥非饋於疾病之時正如今日一種尤散補劑遇用子云未達者凡藥加減必應病而後有不能以藥通治諸人之疾望諸講

未曉此藥治何疾故不敢嘗之是也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焉

廢今作屨經史中語

此字見李詩九賦

禮記 鄭曰重人踐屨也退

朝者自魯之朝來歸也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
文未設問蓋貴人踐粵理當如此

雜記下曰廢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據注疏謂鄉
人來慰問孔子者拜謝之是爲孔子之家廢皇初二疏同據
鹽鐵論利德篇云魯甌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則漢傳說
有指公廢者家語作公厥有由來也不問馬近解謂問人時
不及馬據陸氏釋文以不字絕句申之者謂乎字畧讀不字
句子問人之傷與抑不與而後問馬義固通今所用否字古
用不字也

君賜會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執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釋文

腥說文字林並作肚按腥肉之有星點者作肚爲正畜當依
說文作器余正釋獸釋器異名在家可養者舊釋養也執亦
作孰今盛本

毛本作熟

孔曰正席先嘗敬君也也
嘗之乃以預賜也薦薦其先祖也

會恐或餽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君之者仁君之惠無故

下致殺也

先嘗謂對使者而遂嘗之也正席如饗所謂齊豆太席尺者邑也禮運腥其俎熟其敬生家謂腥其俎者豚解而腥之宗廟朝踐時用之熟其敬者體解而熟之宗廟饋食時用之於禮大夫無豚解無朝踐薦腥之禮故腥必熟之禮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鄭曰於君祭則先

飯矣若君嘗會然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會王乃會其侍食者

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君嘗會然不敢當客禮也

此章紛紛異論以經攷之必會大元禮也正嘗會賈疏

云彼君前無會與君臣俱有會者與王讓若賜之會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食先飯若會羞飲而後方可嘗蓋若爾俟言之會然從會此客禮與公會不同然君命之祭正待以

客禮之次時或膳宰不存先飯爲言嘗羞不致以客禮自居若膳宰存不先飯則既以客待不先飯爲正也經文本意載北章所記不言命祭是以客禮待之無論膳宰之在與不在而以先飯爲合禮也自玉藻孔疏分皆有嘗羞以下爲不以客禮待之說論語者遂不可通舊說謂不以客待之禮不必先飯而夫子於常禮外有加蓋是過於禮也江慎修疑客禮待之而先飯則經何以不言君命之祭也蔡氏通考三言不以客禮待之故君祭而不至不祭君則無嘗羞者故先飯辯嘗羞無嘗羞者句於論語中未免添說未是也今以公會禮爲正客禮以玉藻所言爲客禮之次以論語所記爲不以客禮待禮始無膠葛弄好翻案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掩紳

掩紳文本作掩說文作掩案說文托曳也托托之借地托之變托俗

體

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掩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吾也

東晉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

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召乃聲口義作召非

鄭曰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

卷趙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荀子大略謂曰禮矣召其臣臣不俟駕則衣裳而奔禮也詩曰我由我與於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入太廟每闕

鄭曰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重出

朋友歿無所歸曰於我殯

禮記 孔曰重朋友之恩也喪所歸無親昵也

禮記 朋友以義合歿無所歸不得不殯

禮記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禮記 孔曰不拜者

禮記 有通財之義也

禮記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

禮記 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禮記 寢不尸居不容

禮記 包曰不偃卧四體而展手足似臥

禮記 人也 孔曰不容爲室家之敬難久也

禮記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

至其類於人也情慢之氣不脫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所亦

未嘗肆百居不容非情也但不若奉

注以尸爲死人是尸爲屍之借字注云臥臥也禮曰寢毋伏注伏覆也皇疏云臨當小軟不得直脚申布也居坐也寢坐一類寢易懈云不尸明聖人不遺肆也坐不容明聖人不遺拘也客今本作容釋文作居不客云本或作容唐石經亦作客段懋堂曰居不客嫌其主之類於賓也寢不尸惡其生之同於戚也臧玉林云尸如弟爲尸之尸禮云坐如尸既寢不當執是禮域意尸與客類故云然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

注孔曰狎者素親狎周曰褻謂敘相見必當以禮貌之

注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注狎謂習見也常人狎見則憐夫子習見而憐之也冕者稱言攝紳士也汪容甫曰曰冕非常服當其行禮夫人而以貌也惟廟有元冕云冕者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辭之曲者也經言冕又言褻褻依朱子注訓燕見注說正

相發